

籌辦夷務始末

咸豐朝
卷四十五之四十六

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五

咸豐九年己未十一月己巳

盛京將軍玉明。戶部侍郎倭仁奉天府尹景霖奏。夷情反

覆。事局變遷。明春海防。最為緊要。等會同籌議。奉省之

海防。未有如沒溝營之最為緊要。蓋沒溝營為通省海

疆門戶。防守若固。二岔河一帶。自可無虞。春間曾經努倭

仁。據實奏陳在案。努等伏查沒溝營街市臨河。閭閻比櫛。

巷道狹窄。沿岸舊有土築品牆八十三堵。現已加高培厚。

今春復經添築土礮臺十一座。並於東弓灣扼要處所。添

築土礮臺三座。安設大小礮位。擡槍等械。藉資捍禦。其田

莊臺兩岸。新修礮臺四座。營盤三座。安設礮位。兵勇防守內河。亦甚周密。惟沒溝營之西弓灣。距營街十餘里。河形至此灣環。折向西南入海。此處水勢較深。中藏砂磧。船隻到此。必須折戩。方能駛入。實係咽喉扼要之區。若在該處水中設伏。並於岸上安礮築壘。迎面截擊。最為得力。弩等相度地勢。體察情形。西弓灣之防。萬不可緩。擬請即在該處南北兩岸。添設礮臺八座。營盤四座。其北岸陸路可通田莊臺。相距三十餘里。並擬在適中之小莊子地方。安設營盤。南可捍衛西弓灣之礮臺。北可接應田莊臺之後路。互相應援。聲勢聯絡。惟西弓灣兩岸地勢低窪。且係葦塘。

陷。旬。必須挑壕墊道。其大小潮溝。亦須修理浮橋。至礮臺
營壘。仍須遠方取土修築。工力本不易施。物料難免耗費。
然係海防第一扼要處所。即百倍其功。亦應竭力修造。因
思水陸齊防。必須安設大礮。沒溝營現存大小鐵礮三十
七位。斤數較輕。均不適用。且係該處商民捐造。用以自衛。
俱在營街並東弓灣一帶分設。今僧格林沁由津撥解洋
鐵礮四位。一俟解到。等。即令運赴西弓灣安設。惟現擬
添築礮臺八座。礮位較少。實屬不敷分布。擬請添鑄萬斤
銅礮四位。五六千斤銅礮十二位。而奉省既缺銅斤。又乏
匠役。合無仰懇

天恩。由京火器營。抑或天津大營。酌撥萬斤及五、六千斤銅礮。十六尊。於明年開河時。運赴沒溝營海口。以資扼守。抑努等更有請者。查天津曾設木筏、鐵箵、水雷。為礮之標的。實係海防中設伏之利器。第西弓灣河面較寬。水勢洶湧。木筏檔牌。易致漂泊。難以施用。惟鐵箵、水雷。河內設伏。斷不可少。奉省並無諳練匠役。礙難鑄造。相應請

旨飭下僧格林沁。酌量撥給。派員由海運送來營。擇要安設。於防務實有裨益。至礮臺營壘。規模做法。今春田莊臺修工。奉省旗民各員。均已諳練。即該處土工。亦皆熟習。如蒙俞允。即由努等。飭令該旗民地方官。趁此大潮退涸。將及凝凍之

時先為備料。一俟春融。即行開工。趕緊修築。惟工程需用孔殷。等通盤籌畫。現在

盛京部庫。存有長蘆鹽政解歸欠款銀六萬兩。曾經奏准。以備設防修工之用。擬請動支銀四萬兩。以便購料興工。下餘銀二萬兩。擬請作為明春防兵口糧。所有動支庫項。容俟等設法勸捐。陸續歸補。

硃批。注意於西弓灣扼要必勝。固屬甚善。若礮臺稍有意外。則後路雖有小莊子應援。恐一時氣餒。禦侮不足。自亂有餘。總不如在大小湖溝。立科礮子房等處。多設旗幟。疑兵若伏。而不動者。誘彼深入。彼若桀驁不馴。先行開礮。則操勝自我。即使意圖窺

伺打水探詢。則該夷有所顧忌。未必敢恣意所為。方為計之得也。

諭軍機大臣等。本日據玉明等奏。明春沒溝營設防事宜。並繪圖帖說呈覽一摺。據稱。西弓灣等處。現擬添築礮臺八座。礮位較少。不敷分布。擬請由津酌撥萬斤及五六千斤銅礮十六尊。於明年開河時。運赴沒溝營海口。並因西弓灣河面較寬。利用鐵戲水雷。請飭一併撥給。派員由海運送到營。擇要安設。各等語。西弓灣地方。雖屬扼要。總不如在大小潮溝。立料礮子房等處。多設疑兵。既可誘其深入。兼可杜其窺伺。較為得計。已於該將軍等摺內詳晰批示矣。因思僧格林沁於該處情形。尚為熟悉。

該將軍所稱應需銅礮鐵戲水雷各件。是否係該處必需之用。及何處需用若干。即著酌量情形具奏。再行撥給。現屆節候嚴寒。海河冰凍。夷船當無北駛之理。前諭僧格林沁布置防兵各節。如已完備。即著該大臣遵照前旨。帶領京營官兵回京。以資休息。毋稍延緩。王明等原摺。著鈔給閱看。地圖一併發閱。

辛未。

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。十月二十五日。據署蘇松太道吳煦。委員監蔚雯稟稱。探聞印度輪船。於二十二日夜。到上海。喫啡定見發兵前來。有喫啡各一萬。印度一萬之說。夷酋是否另換。尚無確信。二十六日。復據稟報。探聞該夷等

或云屯兵上海。或云屯兵定海。又云夷兵到日。先停各口稅餉。鈔錄香港新聞紙馳呈。並接粵海關監督恆祺。由輪船寄來之信。云倭夷所調之兵。漸次到粵。目前尚不見舉動各等情。二十七日戌刻。又接吳煦等稟。二十五日。倭夷司稅德都德。往見該署道等。密報倭水陸兵。係由印度調來。因而較速。今兵頭已到香港。不日前來上海。嚙嚙嘶已接本國之信。昨夜傳夷商密議。不知何事。誠恐礙及稅務等語。該署道等答以嚙嚙嘶在津。自取其辱。不知愧悔。復激怒該國王調兵報復。中國蚤有豫備。恐爾國徒勞無益。該夷無詞可答。詰以夷兵何時到齊。何時赴津。該夷答

以未知詳細。至遲約在明年春初。但夷船亦不畏冰凍。許以得有確音。再行密報而退。將夷行探報稟呈前來。臣查聞探報。該兵頭曼斯必帶兵六千。已抵香港。數與恆祺函稱漸次到粵之語。大約相符。

諭軍機大臣等。何桂清奏探聞英船兵已到香港。並鈔錄新聞紙探報呈覽一摺。英船稱兵報復。事在意中。惟探稱兩國調兵。共有三萬。且有不畏冰凍之說。難保非該夷張大其詞。消我聽聞。而既有此言。則天津防堵。自未可稍弛。現已諭令僧格林沁。仍駐大沽。暫緩進京。海口防兵。亦令緩撤。仍著何桂清隨時偵探夷情。續行馳奏。再行斟酌辦理。如該英船兵先到上海。著

何桂清督飭吳煦等前往。問其是否來此議和。於該國調兵等事。佯為不知。看其如何回答。或可迎機開導。俾就範圍。亦可為弭兵之計。至新來兵頭曼斯必。如果到滬。欲與該大臣會晤。更可面為理論。儻何桂清因江南北軍情緊急。未能遠離常州。即著徐有壬。督同藩司王有齡。前往上海。會商吳煦等。妥為辦理。至該夷欲停關稅。無非意存要挾。須知中國兵餉。固取資於關稅。該夷兵費。亦豈不賴有貿易。如果夷商以停止貿易為憂。可告以喫啡興兵犯順。本應絕其通商。儻該兩國不知悔悟。再敢用兵。即難再與交易。不可露出我國慮其停市之意。或可杜其挾制。而籠絡夷商。亦未始非暗制該夷之一法也。此後情形。仍

著確探具奏。

又

諭前因節候嚴寒。海河冰凍。諭令僧格林沁於布置防兵事宜。料理完竣。即帶領京營官兵回京。以資休息。茲據何桂清陳奏各情。並鈔錄新聞紙探報呈覽。據聞喚哋各調兵一萬。印度一萬。赴津報復。為時在今冬明春。並不必等候開凍。其喚國兵頭曼斯必帶兵六千。已抵香港。粵海關監督恆祺亦咨稱有夷兵到粵各等語。所言調兵三萬。或係恫喝之詞。雖未必確實。而既有不待開凍之語。不可不預為之防。所有應行酌撤之防兵。暫且毋庸議撤。並著僧格林沁暫緩來京。仍在防所。以資鎮定。本日

已諭何桂清再行詳加偵探。隨時馳奏。其覆奏到時。再行諭知。該大臣可也。至此次夷船。如果前來。著恆祺即派委妥員前往探問。告以欽差現在上海。可往上海與何桂清商辦。如欲在津換約。須俟奏明辦理。此間專主防勦。並非議和之地。看其如何答覆。迅速馳奏。儻仍不遵理諭。肆其狂悖。毀我防具。該大臣惟當激勵兵勇。奮力攻擊。挫其先鋒。惟在該大臣隨時酌辦。固不可坐失事機。任其猖獗。亦不可先行挑釁。致啟兵端。使該夷有所藉口。何桂清原摺。並新聞紙探報。均著鈔給閱看。

乙亥。

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。查喫喘兩夷。

自被創後。報復之心。總未能忘。細閱香港新聞紙。及夷行探報。所稱喫啖各調兵一萬。印度調兵一萬。虛實數目。雖不可知。而赴津報復之言。又香港已有夷兵之信。自屬確鑿可據。大沽海口。為該夷兩年窺伺之地。自當加意嚴防。所有各路馬步官兵。未便再行裁撤。努僧格林沁已通知照舊防守。至派委委員前往探問一節。努恆福即遵照豫先派定。惟該夷既稱帶兵三萬前來報復。恐未必以換約為詞。如果斂其驕悍。曲意求和。自當飭令委員迎機善導。看其如何答覆。據實馳奏。聽候

諭旨。儻肆其猖獗。故智復萌。或以火輪船隻直闖海口。或以步隊

夷兵捨舟登岸。擾及營盤左右。則兵家利鈍之機。決於俄頃。惟有激勵將士。奮力迎勦。以申

天討而挫兇鋒。斷不敢有失事機。致滋貽誤。

硃批。知道了。前諭不可先行挑釁。實為要語。若該夷輪船沖擊。毀具開礮。或登陸抄襲。亦斷不可致失機宜。慎之。

僧格林沁又奏。玉明等因喫喘二夷。曾在天津受創。明春必分竄沿海各省。肆行滋擾。亟應豫籌防守機宜。以期有備無患。伏思該夷既在天津受創。其報復自應仍在天津。至所稱欲往山海關一帶尋釁滋擾。難保非聲東擊西。意圖牽制。該夷雖無信義。而利心至重。厯年桀驁狂悖。無非

志在通商。沒溝營即牛莊為各口之一。該夷仍留貿易地。步一經窺伺。其通商各口。是其自行拒絕。查本年七八月間。夷船三隻。沿海各口岸。隨處游駛。獨不至沒溝營者。已可概見。該將軍等欲於彼處設防。自係嚴守門戶。保衛商民起見。殊不知夷人並不擾害商賈。該夷受創之後。通商各口照常貿易。並無滋擾。即此可知。揣度夷情。沒溝營毋須設防之情形也。撫馭外夷。自應曲意羈縻。使之感戴。如實有桀驁情形。有心尋釁。萬不得已。懾以兵威。使之畏懼。本年大沽之役。釁自彼開。是以受創之後。雖憤恨於心。而自知理曲。無可置辯。若撫局未定。我於通商之處。先行築

壘安兵。是自我拒絕。該夷轉得有所藉口。此據理而論。沒溝營不可設防之情形也。該處既經修築礮臺營壘。自應派撥官兵嚴密防守。該夷詭詐百出。狡猾異常。儻有心窺伺。一面在上海議和。一面揚帆駛進海口。明為通商。暗伏奸計。擊則釁自我開。不擊則一經闖入內河。營壘礮臺。悉非我有。此以局勢而論。沒溝營未便設防之情形也。水陸布置。疏密既須合宜。聲勢尤貴聯絡。西弓灣河面較寬。兩岸相隔甚遠。設有警動。彼此不能應援。即內河一切防具。亦難安設。且更無如許之多。此以地勢而論。沒溝營難以設防之情形也。儻該夷竟敢闖入內河。駛近田莊臺。是該